# 致父亲节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节选自朱自清《背影》

行走烟台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967066**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3室 毛旭松收 邮编:264003**

## 父亲的快乐

□牟洪涛

父亲今年91岁了,从我记事起,从未见他打过针、吃过药。至今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健康着呢!牙是换成假的了,记忆力也不行了,火爆脾气改了许多,成天乐呵呵的。俗话说:“老小孩,老小孩!”此话不假,父亲越老也越像小孩了。他的一颗童心,让他变得快乐。我们做儿女的,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人老了,对现在的事,很快就忘掉。但对过去的往事,却很喜欢念叨,不厌其烦。他经常给我们讲述他小时候的故事。

父亲姐弟二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穷人家的孩子,得不到一丁点的娇惯。五岁时就要跟着爷爷上山干活,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冬季的早晨,天寒地冻,又黑又冷,照样要早起出门捡粪。爷爷脾气不好,经常打骂父亲。父亲指着头上的伤疤,讲述上山剜谷子挨打的事:“六岁那年,在地里用小扒擦(小锄,当地称谓)剜谷子,因为把一颗好苗锄掉了,被你爷爷一扒擦把头砍开了一个口子,血不停地流,还不敢哭。”后来,每当他讲到“因为把一棵好苗锄掉了,被你爷爷……”时,我们一家人就异口同声地说:“一扒擦……”于是全家人跟着他一起大笑。

问起他是否记恨我爷爷时,他说有点怨气,但不记恨。因为爷爷的严格要求和从小的吃苦耐劳,使他有了一副好身板,也成为我们村最有名、最能干活的好把式。

父亲1942年入党,是我们村最早的老党员之一。他给我们念叨最多的是他的那些光荣历史。他给我们讲述为掩护八路军工作人员而住坟墓的事;讲述到栖霞抗大受训的事;讲述参加打“炮楼”(1942年日伪军在栖霞蛇窝泊村南修建的大碉堡)的故事;讲述参加解放莱阳、打即墨的战斗故事……

老掉牙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如果你听他讲述,他就笑逐言开。如果你有事正忙,表现出不耐烦,不愿听他的讲述,他就会闷闷不乐。微笑和快乐是健康长寿的秘诀。让父亲享受天伦之乐,让他精神愉快,是我们当儿女的责任。为了父亲的快乐,现在我们都耐心听他唠叨那些陈年往事。有了父亲的唠叨,家里反而更加祥和与温馨。父亲的快乐,父亲的健康长寿,也是我们做儿女的一种福分。

## 爸,您在天堂可好

□毛贤君

晚上9点,看一会电视,我照例把粗盐、艾叶放到塑料盆里,倒上热水,服侍老爸洗脚。

老爸快100岁了,他仰在木制单人大沙发上,思维清晰,说:“唉,贤君,你也70多岁了,天天叫你伺候,多麻烦!”

我说:“爸,你养我小,我养你老,谁家有老,如有一宝。伺候老爸是一福呀!”

我叫老爸两个脚心自己对着搓一搓,又用手把他脚心中的涌泉穴各叩100下,告诉他脚是人的第二心脏,每天烫脚,延年益寿。

我和老爸俩正聊得兴高采烈,忽听老伴一声吼:“老毛还睡,你睡烂眼毛了。快去买油条,吃完饭送小孙子上学。”是呀,我也纳闷,老爸去世24年,怎么又回到家中。啊,刚才是做了一场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中伺候老爸,这梦最好。

人过古稀,什么名利、财富都是身外之物,过眼烟云,有个老爸伺候着最好。现在退休赋闲在家,养老金也涨到两千挂零,有时间有钱,可专心伺候老爸。可老爸已作古多年,子欲养而亲不在了。

感恩父亲,父亲一生十分清苦,把我抚养成人。家父13岁时就到服装店学徒,先要给师娘看孩子、做饭,什么活都干,师傅稍一不如意,对徒工又打又骂。父亲曾被他师傅打得头上起了疙瘩,祖母闻讯后,十分难过,要把我爸领回家,可不学一技之长,何以养家糊口,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继续在服装店学徒。16岁出徒就养活全家,日军侵占烟台,老百姓只能吃配给的橡子面、花生饼,常常吃不饱,所以父亲体质很弱。

感恩父亲,建国后父亲在朝阳街上开了一个小裁缝铺——正昌服装店,养活祖母、母亲、我和妹妹。1958年秋,父亲加入服装生产合作社,工资很低,同年我考入烟台一中高中,那时胶东14个县,东到荣成,西到即墨,有10800多名考生报考,只收432名学生,我被录取了。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对我上高中却非常支持。1963年8月,我到烟台制革厂干工人,1985年秋,厂领导调我到科室写厂志,敬爱的厂党总支马述生书记说:“老毛有文化,是老高中毕业生。”从此我离开锅炉房,告别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政工、工会干事的岗位上一直干到内退。谁说读书无用?知识确实能改变人的命运。知识就好似自己有力的翅膀,能让人生在精神的苍穹下,以最美的姿态翱翔。

父亲对我祖父祖母十分孝顺,为人忠厚老实,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吃饭从不挑剔,从不难为母亲。记忆中父亲把玉米面糊的片片或糊的地瓜干,用手剥得细碎,用稀饭或面汤一泡,吃下去就上班。父亲于1989年7月2日晚心脏病发作,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2岁。父亲去世后,他的工友都十分难过,说:“毛师傅是个大老实人,从没与同事红过脸。”我也要像父亲那样勤俭本分,厚道待人。大爱无疆,大道至简。父亲的高风亮节,才是留给我和我后代子孙们的宝贵财富。

逢盛世佳节多,今年父亲节,祝愿天下的中青年儿女们牢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幸,一则以惧。”“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的古训,趁父母健在时,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为老人创造一个优裕宽松,心情舒畅的生活环境。孝顺父母就要只争朝夕,一旦双亲故去,不留遗憾。有的子女,父母健在时,对双亲十分苛刻,一旦父母过世,一把鼻涕一把泪追悔莫及,又有什么用呢?父母病故丧事无论办得多么隆重,也不如双亲健在多尽孝道好。

行文至此,我又看看老爸的遗照。父亲的面容十分慈祥。我问他:爸爸,您在天堂可好?明年清明节,我要到墓地去看看您。领着两个儿子在您坟前磕头,摆束花朵,在坟头上压上烧纸钱。父亲生前没跟我享过福,心中有愧啊。蓦然间,一滴泪水滴在稿纸上。父亲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愿今夜又做个好梦,梦见我用自行车推老爸去逛滨海广场,父子二人在海边徜徉,久久不愿离去……

## 我的父亲

□衣绍晶

听大姑说我出生时父亲哭了,大家以为是因为生了个女儿,父亲说男女不要紧只要健康。原来我出生时一只腿膝盖转在后面,后来村里的赤脚医生一转给转好了,父亲高兴得要命。我两三岁时父亲和母亲吵架,吵架的原因是因为到中午了,母亲为了给父亲做饭把我放在炕上我老哭,夏天哭得一头汗,头发都粘在头皮上,父亲回来看见心疼我,就跟母亲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母亲说我到六七岁了晚上还老不睡经常哭,父亲白天干一天活很累,晚上还天天半夜起来烧火,以为我是因为炕凉不睡觉哭。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穿了新鞋子去大姨家,那鞋挤脚,回来时脚疼得不行,那时村里还没通公交车。母亲带我去父亲厂里找父亲,工友们都问老衣带的谁啊,父亲自豪说这是我家的千金、半吨,当时把我美的,那次母亲扶着我,父亲手推着自行车步行把我载回家的。

初中住校时,妈妈天天让邻居的妹妹给我捎饭。有个周带的菜特别难吃,我周末回家时和母亲说这个周的菜不好吃,母亲说那几天她感冒了,父亲怕我担心就给做菜,因为不会做,所以做得不好吃,我听了后感动了好久。还有一天早上我回学校时父亲还没起来,我在外屋收拾东西,父亲以为是母亲,说让闺女多带着衣服,外面冷,我当时一句话没说,眼泪直打转转,一直感觉父亲对我很严厉,没想到他把对我们的爱放在心里。

上高中了,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去母亲做好多好吃的,父亲也不大说话,但是每次走时,母亲都和我说父亲让多给点钱,怕在学校吃不好。高二放寒假了,老师要求把书和铺盖都带回家,我给家里打电话,父亲下班后骑自行车来接我,车座后面带着铺盖和书。天还下着雪,没法带我,我们爷俩就步行从福山走回家,一路上聊了好多好多。那一次是我长那么大和父亲沟通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也慢慢读懂了父亲,那高大、深沉的身躯下藏着一颗那么温柔的心。

上大专了,寒假跟老师出去搞活动,回家的时候远远看见父亲站在街口等我,穿着背心的父亲脸冻得发紫,笑盈盈地看着我。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干活时把腿碰了,母亲让他休息,可是他仍然坚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往平台上送花生,看着父亲包着的腿,我知道为了我和弟弟父亲在拼命干活挣钱。可是没等到我毕业,没有看到他的女儿成家立业父亲就离开了我们,现在每每提到父亲这个字眼,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愧疚,我从父亲那索取得太多太多,还没来得及回报就已然没有机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我只能埋在心底。

## 父亲的代名词叫“爱与隐忍”

□谢恩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回家总要喊一声“妈,我回来了”甚至是“妈妈,我想你了”,毫无羞愧感与违和感,我却在父亲面前难以启齿。男人和男人的照面,多半是沉默的眼神。

小时候,几乎每个妈妈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孩子,你喜欢妈妈多一点还是爸爸多一点?当你的唇齿间露出“妈妈”二字的时候,妈妈总会在你的脸颊亲吻一下以作回报,而那个沉默的男人从来不争不抢。时间长了,你的神情木讷,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给予你生命的男人以怎样的情感表露。

慈母相对的是严父。那个总是责备你“字写得难看”、“坐得不端正”、“做事太马虎”的男人无形之中变作一把标尺,让你不自然地紧张,总怕哪一点做得不好被他看在眼里,于是,每一步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那么努力只是为了换取他嘴角浮起的一丝笑容。

如果不是“多嘴”的母亲,我大概这辈子也不会知道刚强坚硬如生铁的父亲也会流泪,而且不止一次。他在送我念大学回去的路上,哭了,为的是他的儿子第一次离家;他在我工作尘埃落定的时候,哭了,为的是儿子的自立自强而欣慰;他在爷爷去世的当夜,哭了,为的是迫近知天命年纪的他失去了父亲。

人言,母爱如水,是一股哗啦啦的歌谣;父爱如山,是一脉沉默挺立的存在。父亲的代名词叫做爱与隐忍,即使埋在心里的爱如火焰,也要糊上一层纸,化作一只不事张扬的灯笼,照亮孩子前行的路。

孝道之所以能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是基于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我们也总有垂垂老矣的一天。对于长辈而言,孝是一种安慰和感恩;对于晚辈而言,孝是一种榜样和传承;对于恪守孝道的当事人而言,孝是一份责任和义务。

2010年深秋,姥爷去世了,妈妈哭到哽咽,“我再也没有父亲来疼。”寥寥一句,教人落泪。妈妈依然记得,文革时挨过批斗的姥爷还是会在集市上为自己心爱的幺女买上一丁半点好吃的东西。忽然有一天,父亲没了,自己心中的朗朗晴天塌了。音容宛在,却是天人永隔。

还记得我第一次在父亲节给父亲打电话,父亲一脸愕然的表情,“有什么事吗,没事挂了吧。”面对一个不知道父亲节是哪一天的父亲,更多是我发自内心的羞愧和自责。

正如《飞越老人院》中那个老年痴呆的父亲的呼号,“只有你们欠我的,没有我欠你的。”面对母亲,我们还能仰仗孟郊那篇《游子吟》,满含热泪吟唱一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而面对沉默寡言的父亲,我们语言干瘪,无言以对。时至今日,我们再看一眼罗中立先生的油画《父亲》,站在那个面如古铜、皱纹满布、一手擎着半碗黄河水的父亲面前,唯有眼泪能够代表我们的心情与感怀。

父亲是一峰高瘦的骆驼,渡我们趟过流沙的河。

想起很久之前写过的一首小诗,此次此刻,唯有这才能代表当下难以止息的心绪起伏。